

基于遗产价值评价的传统村落分类及活化策略研究

陈晓华, 方睿荣

(1.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2.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时期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遗产价值分类保护与活化利用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田野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进行评价, 进而构建三维矩阵模型划分传统村落类型, 提出分类活化利用策略。结果表明: (1) 歙县各传统村落遗产价值总体差异较大, 各价值维度水平不一致; (2) 传统村落遗产价值类型可划分为遗产衰败型、传承困境型、遗产活力型、活态传承型 4 种类型; (3) 针对传统村落遗产价值类型多样化应采取精明收缩、保护发展、开发管控及区域协同等多样化的活化策略。本文研究可为传统村落分级分类活化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为区域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发展提供施策依据。

关键词: 传统村落; 遗产价值; 精明收缩; 区域协同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382(2021)03-001-09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illage Classification and Activ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Heritage Value

Chen Xiaohua, Fang Ruirong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left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period. Classified protection and activa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factor analysis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heritag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n a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classify the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 classification activa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heritage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exian County is quite different, and the value dimensions are inconsistent; (2) The heritage value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heritage decay type, inheritance dilemma type, heritage vitality type, and live inheritance Types of 4 types; (3) In view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eritage value types, diversified activ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shrewd contrac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vide policy basis for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heritage value; smart shrinkage; regional coordination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也与其他乡村聚落一样面临人口结构失衡、人居空间稀释化等困

境^[1],导致传统村落文化传承面临后继无人、遗产价值缺失的境地。遗产多方面的价值构成了遗产

收稿日期: 2021-02-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778002)

作者简介: 陈晓华(196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

方睿荣(199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

保护的正当性^[2],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通过对遗产资源的活化维护传统村落的遗产价值,达到传统村落遗产延续的目的^[3]。目前针对传统村落个体,学者们大多采用风貌恢复、设施改善、社区参与、产业转型、协同共生的方式进行活化^[4-5],随着传统村落名录扩充,如何避免各传统村落陷入同质化发展困局,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学者们通过对传统村落类型划分提出有针对性的活化利用策略^[6-9],并在区域层面通过遗产廊道的构建,施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10-12]。本文将基于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划分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活化利用策略。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歙县位于安徽省黄山市辖区,是皖南徽文化核心区徽州府城所在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封闭的环境孕育出有极高辨识度的传统文化。在长期文化实践过程中,徽州人民极大地丰富了徽州文化的物质、精神、制度、哲学内涵^[13]。歙县在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徙中也形成了大量独具特色、底蕴深厚,集合风水、安全、生活需求等要素而建的移民型村落^[14],歙县全域物质文化遗产遗留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度好。歙县县域内有一至五批共计 148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图 1),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5 个,能够广泛涵盖各种资源禀赋、各个发展阶段的传统村落,是进行传统村落分类和遗产活化研究的良好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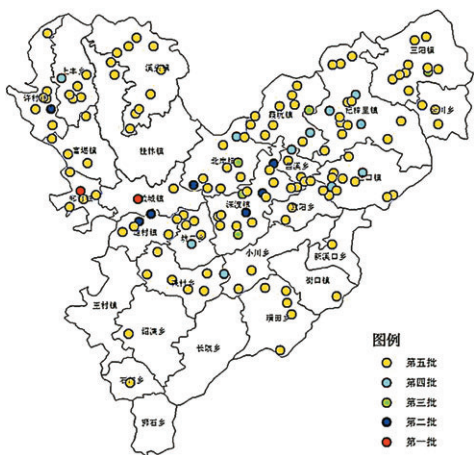


图 1 歙县传统村落分布情况

1.2 研究方法

现有传统村落遗产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多关注传统村落作为一种开发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15],价值维度大多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展开。也有研究注重传统村落遗产在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16-17],从吸引力、生命力、承载力三个维度归纳传统村落遗产价值。传统村落遗产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上^[18],并在宏观上突出体现在保护价值和发展价值两大方面^[19]。本文根据传统村落遗产构成和遗产价值体现,从遗产丰富度、遗产活力度、遗产可接触度 3 个维度建立传统村落遗产价值维度,基于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进行类型划分,提出有针对性的活化利用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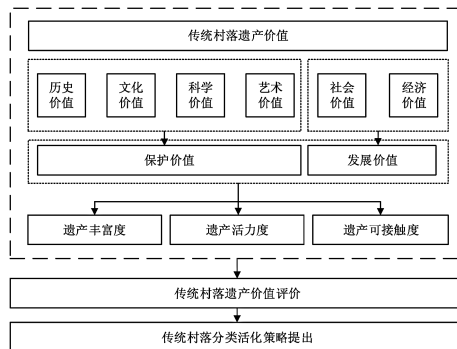


图 2 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模型构建思路

1.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研究思路将遗产丰富度、遗产活力度、遗产可接触度 3 个方面作为目标层构建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主要体现在遗产的数量、种类、等级等多个方面,根据传统村落遗产构成确定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 3 个准则层指标。传统村落内的遗产需要传承延续,遗产延续度强调遗产活态保护的重要性,活态度高的遗产在利用、展示、可持续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根据传统村落结构确定文化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 3 个准则层指标。对遗产的合理利用是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传统村落开发基础条件确定区位条件、承载力条件、设施条件 3 个准则层指标。分析各准则层指标,并结合获取各项数据的能力,确定 24 项指标层评价指标。

对各维度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数据经处理后各维度 KMO 值均高于 0.6,表明指标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表 1),在综合分析相关系数矩阵、公因子方差、总方差解释、旋转成分矩阵、碎石图等相关结果后,最终确定 3 大维度、8 个评价指数、23 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表 2),可以较为全面的阐释传统村落遗产价值。

表 1 各维度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检验对象	检验结果		
遗产丰富度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01
	近似卡方		506.24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45
		显著性	0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遗产活力度	近似卡方		134.67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遗产可接触度	近似卡方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

1.2.2 聚类分析方法

由于各传统村落之间资源本底、发展阶段各不相同,需要根据遗产价值评价结果,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不同遗产价值的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划分。本文使用 Origin 软件绘制三维矩阵模型分析评价结果(图 3),揭示各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划分各传统村落所在区间范围(表 3),使用 SPSS25.0 对各区间使用层次聚类法相似性,以此为依据划分传统村落类型;在分析传统村落主要调控措施时使用 K-means 聚类分析,结果作为评估流程图中每个判断步骤的评判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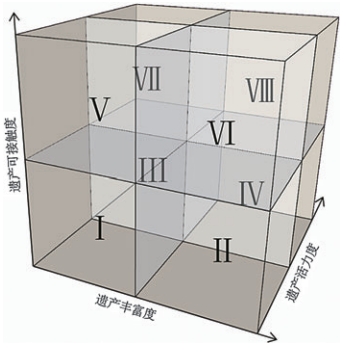


图 3 三维矩阵区间划分模型

表 2 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遗产丰富度	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建筑种类	历史建筑种类数量	
		历史风貌保存度	历史建筑 / 总建筑	
		传统街巷完整度	传统历史街巷占比	
		文物古迹丰富度	省级以上文保单位数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种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数量	
		非遗级别	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村落选址格局	村落选址格局特色性	
	自然文化遗产	历史环境要素种类	历史环境要素种类数量	
		历史环境要素数量	历史环境要素数量	
		传承人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	
遗产活力度	文化活力	传承活动规模	传承活动数量	
		历史文脉	文化传承等级	
	经济活力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纯收入	
		人口增长率	(年末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100%	
	社会活力	生活延续度	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	
		村落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 / 村落占地面积	
	区位条件	交通区位	区域交通可达性	
		与依托城镇距离	与周围中心城市距离	
	遗产可接触度	承载力条件	最大游客承载量	村落日承载量
			自然环境承载力	自然环境面积 / 村域面积
建筑使用水平			在使用住宅数量 / 总住宅数量	
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完备度	基础设施数量 / 需配置的基础设施	
		生活设施完备度	生活设施数量 / 需配置的生活设施	

表 3 各区间坐标范围

	X	Y	Z
I	[0,1.25)	[0,1.5)	[0,1.5)
II	[1.25-2.5]	[0,1.5)	[0,1.5)
III	[0,1.25)	[1.5,2.75]	[0,1.5)
IV	[1.25,2.5]	[1.5,2.75]	[0,1.5)
V	[0-1.25)	[0-1.5)	[1.5-2.75]
VI	[1.25,2.5]	[0-1.5)	[1.5-2.75]
VII	[0,1.25)	[1.5,2.75]	[1.5,2.75]
VIII	[1.25-2.5]	[1.5,2.75]	[1.5,2.75]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传统村落数据以 2012—2019 年住建部等部门先后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依据,通过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获取 148 个传统村落的经纬度坐标,并进行坐标校正。一至四批传统村落遗产情况来源于各传统村落一村一档,第五批传统村落遗产情况来源于各传统村落申报表。现状经济、人口数据来源于对歙县的实地调研,由于相关部门缺乏自然村统计数据,故本文采取对乡镇政府统计站工作同志以及各传统村落内长期居住的干部、村民访谈的方式获取有关数据。歙县 12.5m 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 (DEM)、歙县 2018 年土地利用数据以及歙县植被指数 (NDVI) 等空间数据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获取 (<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经 GIS 相关分析得到所需各项空间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传统村落类型划分

2.1.1 传统村落遗产价值差异化显著

评价结果显示 (表 4),歙县传统村落遗产价值总值高低差异较大,遗产价值总值最高的白杨村得分 6.49 分,得分最低的水川村仅有 1.45 分,说明传统村落之间的保护现状和发展潜力有较大差别;对各维度遗产价值得分情况 (图 4) 进行分析,发现各传统村落在三个维度之间的得分水平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需要综合评判传统村落 3 个维度得分情况才能得到各传统村落更加准确的活化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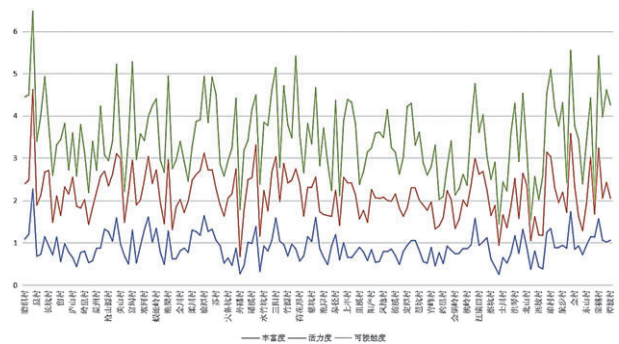


图 4 传统村落各维度遗产价值得分

2.1.2 传统村落价值类型多样化明显

从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和遗产活力度两个方面对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现状进行类型划分,对各区区间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和遗产活力度取均值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后得到层次聚类分析谱系图 (图 5),根据结果对传统村落类型进行划分 (表 5)。

表 4 歙县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评价结果

遗产价值总值区间	村名
1-2	水川村、田庄村、外礞村
2-3	箬岭村、西坡村、梅川村、约里村、隐里村、金锅岭村、井潭村、三田村、村头村、鸡川村、竹园村、桃岭村、里溪村、金竹村、姚家村、庄源村、土川村、山郭村、察坑村、盘苏村、铜山村、太平村、茶园坪村、下产村、槐棠村、竦坑村、洪济村、外南庄村、天堂村、杨家坦村、益州村、祝简坦村、就田村、崇山村、峰山村、青峰村、绍村、滩培村、安梅村、汪满田村、科村、柏川村、里方村、大备坑村、沧山源村、源头村、街口村、仁里村
3-4	三源村、萌坑村、高演村、岭里村、棉溪村、坑口村、北山村、车田村、阳产村、上坑村、外河坑村、柔川村、武阳村、九砂村、高山村、慈坑村、关山村、金川村、金村、显村、万二村、汪岔村、高金村、双河村、唐里村、东山村、留村、沙埭村、岭脚村、凤池村、荷花形村、西坑村、溪上村、漳潭村、庐山村、汪满田村、漳岭山村、琶坑村、渔岸村、浦口村、金村、英坑村、长坑村、晔岔村、竹源村、庙前村、赵村、英川村、竭田村、淦岭坞村、水竹坑村、汪村、蕃村、淪坑村、稠墅村、六联村
4-5	五渡村、石潭村、深渡老街、礞溪村、义成村、定潭村、岔口村、璜田村、潭渡村、洪琴村、绵潭村、航步村、屯田村、皋径村、上丰村、蜈蚣岭村、齐武村、环泉村、瞻淇村、坡山村、苏村、北岸村、卖花渔村、鸿飞村、郑村、叶村、黄备村、竹铺村、蓝田村、杞梓里村、大阜村、淪潭村、渔梁村
>5	雄村村、三阳村、昌溪村、富竭村、中村、棠樾村、许村村、白杨村

表 5 基于遗产价值评价的传统村落类型划分

区间	类型	传统村落
I、V	遗产衰败型	水川村、外礮村、金竹村、田庄村、太平村、西坡村、科村、茶园坪村、武阳村、车田村、满田村、洪济村、天堂村、约里村、下产村、铜山村、村头村、仁里村、井潭村、留村、安梅村、漳岭山村、金村、坑口村、隐里村、察坑村、就田村、街口村、大备坑村、土川村、渔岸村、显村、外南庄村、三田村、棉溪村、槐棠村、姚家村、五渡村、金锅岭村、里方村、竹园村、梅川村、山郭村、杨家坦村、三源村、盘苏村、桃岭村、竦坑村、绍村、庄源村、柏川村、青峰村、里溪村、沙埕村、鸡川村、滩培村、崇山村、萌坑村、箬岭村、高山村、溪上村、庙前村、赵村、源头村、祝简坦村、深渡老街、凤池村、岭里村、英坑村、金川村、琶坑村、汪盆村、阳产村、金村、外河坑村、益州村、义成村、北山村、浦口村、峰山村、水竹坑村、西坑村、航步村、定潭村、东山村、晔岔村、塌田村、璜田村、郑村、唐里村、慈坑村、绵潭村、九砂村、苏村、稠墅村、潭渡村、瞻淇村、英川村、洪琴村、皋径村、北岸村
II、VI	传承困境型	高演村、沧山源村、柔川村、双河村、六联村、淪岭坞村、汪村、黄备村、鸿飞村、蜈蚣岭村、杞梓里村、蓝田村、三阳村、淪潭村
III、VII	遗产活力型	上坑村、高金村、漳潭村、荷花形村、屯田村、庐山村、上丰村、竹源村、中村、齐武村、岔口村、长坑村、环泉村、大阜村、关山村、万二村、礮溪村、叶村、汪满田村、竹铺村、岭脚村、蕃村、石潭村、淪坑村
IV、VIII	活态传承型	白杨村、渔梁村、许村村、富塌村、昌溪村、雄村村、坡山村、卖花渔村、棠樾村

其中, I、V 区间内传统村落遗产丰富度和遗产活力度缺失严重,在未来针对遗产进行活化难度大、发展上限低,故将这类传统村落归为遗产衰败型; II、VI 区间内传统村落在遗产丰富度方面价值较为突出,但遗产活力度较差,说明村内没有形成完善的遗产资源保护利用产业,遗产的传承面临较大困境,亟需通过活化利用提高村落内遗产的延续性,故将这两类传统村落归为传承困境型; III、VII 区间内传统村落遗产活力度较高,这类村落文化、社会延续性好,村落内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结构,传统村落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一定优势,故将这两类传统村落归为遗产活力型; IV、VIII 区间内传统村落遗产资源丰富度、遗产活力度高,有较好的开发基础和遗产传承环境,处在较为积极的活化利用阶段,故将这两类传统村落归为活态传承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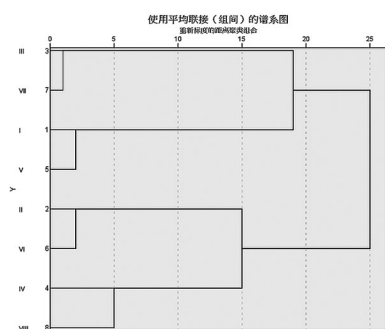


图 5 层次聚类分析谱系图

2.2 传统村落区别化活化利用路径与策略

根据类型划分结果对传统村落提出有针对性

的区别化的活化策略,传统村落活化的关键是要将村落遗产资源产业化,通过利用促保护。

2.2.1 精明收缩,调控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转型发展

精明收缩的策略主要适用于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这类传统村落一共有 101 个,其中第五批传统村落占比 93.07%。这些村落作为传统村落而言保护价值不显著,缺乏发展要素和发展动力,遗产传承面临严峻困境。

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现状较差,在确定各村主要调控措施时,首先评估各村落遗产丰富度,将遗产资源过于平庸的村落内部有较高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手工艺提取出来作为博物馆展品、特色商业街节点、特色文化产品等进行异地保护,之后将这些村落合理清退,使村落可以不受约束的进行转型发展,有助于留住村落文脉。其余的村落进入第 2 轮评估,若是村落遗产活力度和可接触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则说明村落没有开发利用的基础条件,则通过静态博物馆式保护对村落进行活化利用,对于一些整体风貌格局尚可、可视性较好的村落,经过较为粗糙的整体风貌恢复后进行静态展示。对于可视条件较差的传统村落,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绘制村落整体格局,在市区内建立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进行展示。否则说明村落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对这些村落在资源集约的框架下进行发展,在没有明确发展目标、自身优劣势认知不明确的情况下减缓扩张型规划,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投入,充分利用村内现有资源,对村落中人居资源进行空间集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体评估

表 6 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主要调控措施

合理清退			静态博物馆式保护			资源集约	
水川村	留村	显村	金锅岭村	庄源村	水竹坑村	溪上村	阳产村
外礮村	安梅村	外南庄村	里方村	柏川村	西坑村	庙前村	金村
金竹村	漳岭山村	三田村	竹园村	青峰村	航步村	赵村	外河坑村
田庄村	金村	棉溪村	梅川村	里溪村	定潭村	源头村	益州村
太平村	坑口村	槐棠村	山郭村	沙埭村	东山村	祝筒坦村	义成村
西坡村	隐里村	姚家村	杨家坦村	鸡川村	晔岔村	深渡老街	北山村
科村	察坑村	五渡村	三源村	滩培村	竭田村	凤池村	浦口村
茶园坪村	就田村	天堂村	盘苏村	崇山村	璜田村	岭里村	峰山村
武阳村	街口村	约里村	桃岭村	萌坑村	郑村	英坑村	苏村
车田村	大备坑村	下产村	竦坑村	箬岭村	唐里村	金川村	稠墅村
满田村	士川村	铜山村	绍村	高山村	慈坑村	琶坑村	潭渡村
洪济村	渔岸村	村头村			绵潭村	汪岔村	瞻淇村
井潭村	仁里村				九砂村	洪琴村	英川村
					北岸村	皋径村	

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图 6),根据评估流程对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使用 K-means 聚类分析后得到各村落主要调控措施(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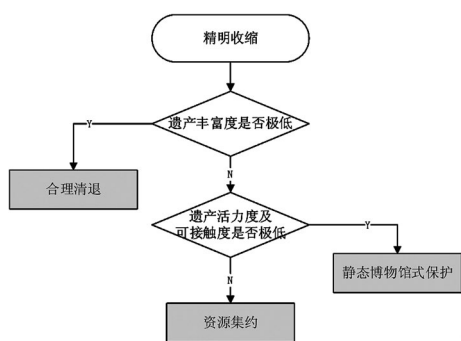


图 6 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评估逻辑框架

2.2.2 保护发展,促进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遗产价值延续

保护发展的策略主要适用于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从总体上看,这些传统村落有较为丰富的遗产资源,但是现状发展情况较为滞后,且产业相似的传统村落对其有屏蔽效应,需要通过遗产的活化利用促进村落文化传承延续。

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遗产资源保存较好,但是受限于各种原因现状发展较差。这类传统村落在确定各村主要调控措施时,首先评估各村落遗产可接触度,分清村落是否有能力负担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区位条件和自身开发基础较差的村落应当与周边有一定产业规模的村落联动发展,通过村际之间的官道、古道构建共生系统协调融合各类资

源,在联动过程中互利共生^[20]。有一定开发条件的传统村落进入第 2 轮评估遗产活力度,若是村落整体活力度较差,应立即采取措施减缓文化衰退速率,深入挖掘的村落文化脉络,对村落内衰败的文化空间进行功能植入和空间重构,促进村落内消费和业态的转型,整治提升文化空间轴线上的节点空间和各类文化空间,修缮和重建衰败的高价值文化空间的载体建筑物、构筑物,增加村落整体文化氛围和活力,尽快通过文化再造恢复村落传统文化氛围。否则说明村落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这些村落由于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陷入同质化发展的困境,未来需要提升村落现有文化产业,注重对自身文化特色的挖掘,增强自身吸引力。具体评估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图 7),根据评估流程对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使用 K-means 聚类分析后得到各村落主要调控措施(表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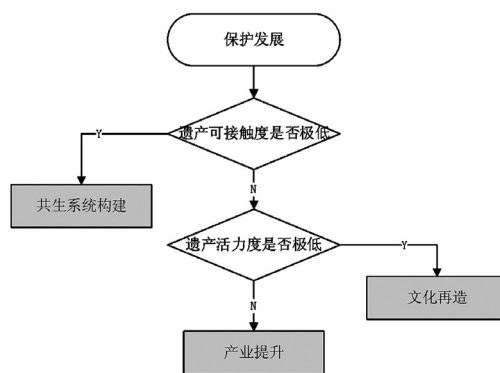


图 7 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评估逻辑框架

表 7 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主要调控措施

共生系统构建	文化再造	产业提升
高演村	黄备村	蜈蚣岭村
沧山源村	鸿飞村	杞梓里村
柔川村		蓝田村
双河村		三阳村
六联村		淪潭村
淪岭坞村		
汪村		

2.2.3 开发管控,保护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特色价值

开发管控的策略主要适用于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这类传统村落活力度较高,但村落内遗产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说明这类村落在发展的同时因为拆旧并新、无序性扩张等方式产生了稀释化现象,对村落的格局风貌造成了破坏。

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但是其主导产业不一定依托对遗产的利用。所以在确定各村主要调控措施时,首先对各村落遗产丰富度进行评估,若是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其作为传统村落最为重要的遗产环境遭到破坏,对这类村落进行清退警告,警醒村民认知遗产保护对传统村落延续的重要性,并提高对村落遗产价值评估的频率,激励村民遗产保护意识的产生。其余传统村落进入第 2 轮产业与遗产的相关性评估,若是产业与遗产相关性不强,则对其进行建设管制,遏制无序开发对村落风貌、格局的进一步破坏,同时也要挖掘遗产特色,打造令村民自豪的遗产实体和特色产品。否则说明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与遗产资源利用有较强相关性,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社区营造的方法让村民更多的参与到村落建设和生产实践中去,增加村民的归属感,提高对遗产资源重要性的认知水平,最终达到村民自发维护传统文化的目的。具体评估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图 8),根据评估流程对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使用 K-means 聚类分析,并对进行第 2 轮评估的传统村落根据调研结果,进行产业现状分析后最终得到各村落主要调控措施(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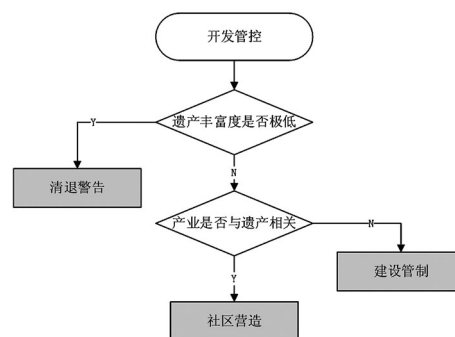


图 8 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评估逻辑框架

表 8 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主要调控措施

清退警告	开发管控	社区营造
上坑村	中村	万二村
高金村	齐武村	礐溪村
漳潭村	岔口村	叶村
荷花形村	长坑村	汪满田村
屯田村	环泉村	竹铺村
庐山村	大阜村	岭脚村
上丰村	关山村	蕃村
竹源村		石潭村
		淪坑村

2.2.4 区域协同,依托活态传承型传统村落构建区域一体化保护体系

区域协同的策略主要依托于活态传承型传统村落构建歙县县域遗产廊道和核心节点。现有的研究表明,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文化线路管理程序进行综合规划有助于乡村地区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并且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凝聚力、文化以及自然资源保护的支撑^[21]。遗产廊道的建立有利于一定范围内遗产资源的整合,可以有效合理分配社会资源。遗产廊道的构建是在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保护历史文化空间的重要方式,能够完整保护遗产资源的特殊价值,最大限度实现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2]。

本文以九个遗产综合价值极高已经处在积极活化利用阶段的活态传承型传统村落作为遗产廊道的核心节点,传承困境型传统村落和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作为次要节点,遗产衰败型传统村落作为

遗产廊道辐射范围,修正遗产廊道形态。通过使用 ArcGis10.2 中成本距离和成本路径两个空间分析工具,利用 9 个核心村之间的最小累计阻力路径作为遗产廊道的主骨架,再分别计算每个核心村与其他 139 个非核心村之间的最小累计阻力路径。将得到的各最小累计阻力路径图叠加后,尽可能多的串联遗产价值较高的传统村落,最终得到歙县区域两横两纵共计 4 条遗产廊道(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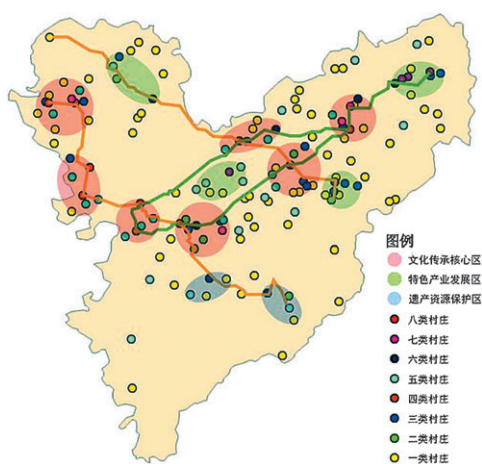


图 9 歙县遗产廊道图

根据遗产廊道的构建,提出相应活化策略如下:第一,对传统村落实体进行保护,歙县遗产廊道以 9 个核心村为基础构建,它们是歙县遗产廊道存在的重要支点。这些村落应当改善村内居住条件,通过产业特色化与产业现代化的手段提升村内现有文化产业,强化传统村落的竞争力和村落韧性。第二,着力打造 3 个层级的保护圈层,第一层级依托 9 个活态传承型传统村落构建文化传承核心区,第二层级以遗产活力型传统村落为核心构建特色产业发展区,第三层级以遗产资源丰富但保护现状较差且尚未处于保护区内的传统村落为核心构建遗产资源保护区(图 10)。第三,在遗产廊道的基础上进行外延辐射,遗产廊道主要对传统村落遗产价值较高的村落进行了覆盖,但歙县传统村落数量庞大,依然有较多传统村落位于遗产廊道范围之外。这些村庄遗产价值普遍不突出,周边也没有可以依附的发展水平较高的传统村落,遗产廊道的构建给予它们新的发展机遇,这些传统村落需要进行差异化发展,并通过路牌、广告牌等进行宣传引导人群进村参观,达到遗产活化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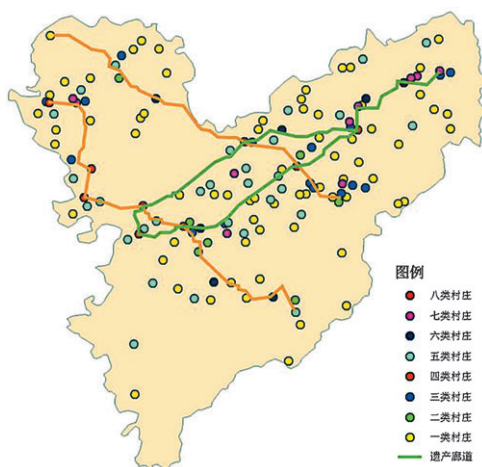


图 10 歙县传统村落分区协同规划图

3 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之间遗产价值差异较大,村落内部各维度遗产价值水平不一致。遗产价值评价结果表明,大多数传统村落文化传承面临严峻困境,并且均与村落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联系密切。借助聚类分析方法对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显示,传统村落按遗产价值现状可以分为遗产衰败型、传承困境型、遗产活力型、活态传承型 4 种类型,根据各类型传统村落特征又可得到合理清退、静态博物馆式保护、资源集约、共生系统构建、文化再造、产业提升、清退警告、建设管制、社区营造、区域协同等 10 种活化策略。传统村落资源本底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因此立足区域的保护发展策略在未来对传统文化的延续至关重要,相当数量传统村落活化程度低、单体活化难度大,必须依托县域遗产廊道的构建在文化线路的思想下找寻新的发展机遇,促进传统村落区域一体化保护进程。

传统村落大多为自然村,其特殊性导致相关数据获取存在一定难度,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数据质量等问题对评价指标体系有一定影响。本文在活化策略部分根据传统村落现状差异构建了评估逻辑框架,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精细化有一定提升,但是评估逻辑框架大多仅仅依据遗产价值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对村民和游客感知方面的调研工作有所欠缺,需要规划实践者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以期得出更加准确的活化策略。

参考文献:

- [1] 陈晓华,姚林.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8):1958-1971.
- [2] 屠李,赵鹏军,张超荣.试论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基础[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0):118-124.
- [3] 孙庆忠.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5):32-35.
- [4] 李伯华,曾灿,刘沛林,等.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经济地理,2019,39(8):153-159.
- [5] 张云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以广西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7(2):139-146.
- [6] 陶慧,麻国庆,冉非小,等.基于H-I-S视角下传统村落分类与发展模式研究——以邯郸市为例[J].旅游学刊,2019,34(11):82-95.
- [7] 刘馨秋,王思明.农业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及发展思路探索——基于江苏28个传统村落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2):129-136.
- [8] 向远林,曹明明,闫芳,等.陕西传统村落的时空特征及其保护策略[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12):27-32.
- [9] 李伯华,李珍,刘沛林,等.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J].地理研究,2020,39(8):1794-1806.
- [10] 冯君明,李运远.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遗产廊道保护研究——以大同新荣区古长城为例[J].风景园林,2018,25(12):93-98.
- [11] 刘志峰,叶麟,路苏荣.遗产廊道理念下的小尺度城市区域历史文化景观资源保护设计策略的实证研究[J].艺术百家,2018,34(3):164-169.
- [12] 曹象明,周庆华.山西省明长城沿线军事堡垒的区域保护与利用模式[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4):32-38.
- [13] 刘姜军.徽州文化塑造下的徽州传统村落色彩体系演变机制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19.
- [14] 赵志远,姚本伦,陈晓华,等.传统村落多维价值评价及遴选——以歙县35个传统村落为例[J].安徽建筑大学学报,2017,25(5):64-71.
- [15] 黄家平,肖大威,贺大东,等.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1(6):104-108.
- [16] 李娟,高院.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与实证[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6):158-165.
- [17] 刘桂兰.民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旅游价值评价——以河南为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6):111-114.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2012]58号[R].2012-04-16.
- [19] 陈晓华,姚林.保护-发展价值关系下传统村落活化路径及策略——基于徽州传统村落的调查分析[J].池州学院学报,2019,33(3):44-49.
- [20] 吴泓,顾朝林.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J].经济地理,2004,24(1):104-109.
- [21] Oikonomopoulou E, Delegou E T, Sayas J, et al.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cultural routes in Chios Island, Greece[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7, 14: 742-757.
- [22] 吴隽宇,陈康富,陈静文,等.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江门市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0,35(1):7-16.